

杨绛全集:全9卷

第一卷

杨绛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杨绛全集:全9卷/杨绛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ISBN 978-7-02-010497-0

I. ①杨… II. ①杨…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16748 号

责任编辑 管士光 胡真才 王 瑞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680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5.5 插页 62

印 数 3001—6000

版 次 2014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497-0

定 价 580.00 元(全 9 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杨绛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学者、外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她创作的散文、小说、戏剧、文论等别具特色，在读者中产生很大影响。这些跨度长达八十年的作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时代的演进轨迹，也展示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杨绛先生的文学创作以散文为主，兼及小说、戏剧和文学评论等。她的长篇小说《洗澡》和散文《干校六记》、《我们仨》等出版以来长销不衰，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经典，并被译成多国文字出版。她翻译的外国古典文学名著《堂吉珂德》是我国第一部自西班牙语原文翻译的中文本，译文忠实流畅，神形兼具，迄今已印行一百余万套。一九七八年六月，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二世偕皇后索菲亚访问中国，邓小平同志把杨绛翻译的《堂吉珂德》作为国礼送给西班牙贵宾。杨绛翻译的《吉尔·布拉斯》，在法国文学史上不算经典之作，可是她的译文优美传神，很为读者喜爱。《小癞子》是流浪汉体小说的鼻祖，杨绛先生先后从英法译本和西班牙语原文翻译了三次，每个译本都受到欢迎。《斐多》，翻译出版于二〇〇〇年，是杨绛先生九十高龄之际，根据勒勃经典丛书版《柏拉图对话集》原文与英文对照本转译的。为了译文的忠实性，她特地参阅了多部重要论著，力求了解文中每个字每句话的原意，进而把这部文辞奥博的对话译成流利畅达的家常

话。波恩大学莫芝宜佳教授在为此书所作的序言中称“在西方文化中,论影响的深远,几乎没有另一本著作能与《斐多》相比。因信念而选择死亡,历史上这是第一宗”。

鉴于杨绛先生在文学创作和外国文学研究与翻译中的巨大成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二〇〇四年五月出版了《杨绛文集》(八卷本)。《文集》一经出版立即在读书界引起热烈反响,同年九月即获重印。在此后的二〇〇九年六月、二〇一〇年五月、二〇一三年六月和九月又先后重印四次,总印数达一万六千套,这在同类大型套书中是少见的。

《杨绛文集》二〇〇四年出版时,杨绛先生已九十三岁,令人敬佩的是,此后至今的十年中,杨绛先生又有多篇(部)新作问世。二〇〇七年,她出版了《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这是一个耄耋老人独自在生命的“边缘”,面对死亡,探讨“生、老、病、死”这一人生规律,思索人生价值和灵魂有无的作品。作者以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阅历为基础,诚实幽深地自问自答,让读者从中也得到深刻的启迪和感悟,被人誉为百年中国文学史上“绕不过去”的一部著作。

二〇一一年七月,杨绛先生在她百岁寿辰前夕,又以答问形式发表的《坐在人生的边上》,可视为《走到人生边上》的姊妹篇。同样是“人生边上”,一个是“走到”,一个是“坐在”,显示出境界的微妙差别,似乎作者已进入到一个更为从容的境界。此外,这年中杨绛先生还写作了几百上千字不等的散文佳作十余篇,《魔鬼夜访杨绛》,《俭为共德》,体现出杨绛先生对现实的关怀,《汉文》推崇文字传承的重要性,《锺书习字》以及《忆孩时》中“五四运动”“张勋复辟”等五篇,保持了杨绛一贯的灵思妙喻、言简

意远的风格。其中,“人生边上”、“魔鬼夜访”这些题目,读者还可以体会出和钱锺书先生作品的互文性。

小说《洗澡之后》,是作者九十八岁后为长篇小说《洗澡》所写的续作,人物依旧,事情不同,读者可看到小说《洗澡》中有着纯洁感情的男女主角有了一个称心如意的结局。杨先生在前言中说,她“特意要写姚宓和许彦成之间那份纯洁的友情……假如我去世以后,有人擅写续集,我就麻烦了。现在趁我还健在,把故事结束了吧。”这部四万五千字的续作,就是她对喜爱角色一个“敲钉转角”的命运交代和分配。由于高龄,这部作品一直处于没有最后完成的修订状态中,此次收入《全集》,是杨绛先生的心意,也是第一次公开发表,读者能得阅一部百岁老人的小说,也是幸事。

此外,还有做《文集》时尚未收入的作品多篇,如《〈宋诗纪事〉补订手稿影印本说明》,诗作,书信,以及本世纪初同西班牙语文学研究界就翻译理论问题讨论的相关文章等。尤为重要的是,我们找到了作者于四十年代创作的剧本《风絮》和翻译的理论专著《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这样两个孤本。《风絮》创作于一九四五年,讲的是一个有志青年带着叛逆的富家小姐妻子到农村发展教育,最终失败的故事。杨绛先生除了《称心如意》《弄真成假》两个喜剧和这个悲剧外,还有一个“三幕闹剧”,名叫《游戏人间》,可惜今已无处寻觅,只剩下该剧上演时印制的说明书封面和一段文字说明的图片两帧。《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出版于一九四八年,为一个英国文学评论家的专著,论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散文创作的状况及其发展趋势。

基于上述多篇新作的问世和两部重要作品(译作)的复现,为反映作者文学创作和外国文学研究与翻译的全貌,我们决定隆重推出《杨绛全集》(九卷本)。在《全集》稿件的编排中,我们将原《文集》中的散文卷和文论卷的相关篇目做了调整,序文归入散文卷,研究论文归入文论卷。排序上,全部作品按文体分类,在相同文体内,又以发表时间为序,创作部分具体分为“小说卷”、“散文卷”(三卷)和“戏剧·文论卷”;“译文卷”(四卷)则在原格局不动的情况下,直接在最后一卷加上《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的译文单行本。卷末所附“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记述日期直至本书发印之际,内容翔实确切,是研究作者文学创作和实践活动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

二〇〇四年出版《杨绛文集》时,杨绛先生写有“作者自序”一篇,这次出版《杨绛全集》,我们觉得那篇“自序”同样适合《杨绛全集》,于是征得先生同意,将原“作者自序”置放于《全集》卷首。作者在“自序”中简要介绍了自己文学创作的立场、观点及方法,这对于读者阅读和理解她的作品将是大有裨益的。

我们相信,经过修订、调整和充实的《杨绛全集》,必将受到读者的加倍欢迎和喜爱。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二〇一四年五月

作者自序

我不是专业作家；文集里的全部作品都是随遇而作。我只是一个业余作者。

早年的几篇散文和小说，是我在清华上学时课堂上的作业，或在牛津进修时的读书偶得。回国后在沦陷的上海生活，迫于生计，为家中柴米油盐，写了几个剧本。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先在上海当教师；解放战争胜利后，我在清华大学当教师，业余写短篇小说和散文，偶尔翻译。“洗澡”（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后，我调入文学研究所做研究工作，就写学术论文；写论文屡犯错误，就做翻译工作，附带写少量必要的论文。翻译工作勤查字典，伤目力，我为了保养眼睛，就“闭着眼睛工作”，写短篇小说。一九七九年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因我父亲是反清革命运动的“人物之一”，嘱我写文章讲讲我父亲的某些观点。我写了《一份资料》。胡乔木同志调去审阅后，建议我将题目改为《回忆我的父亲》；我随后又写了另一篇回忆。我又曾记过钱锺书的往事，但不是我的回忆而是他本人的回忆。我在研究和写学术论文的同时，兼写小说和散文，还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一九八七年退休后，我就随意写文章。钱锺书去世后，我整理他的遗稿，又翻译了一部作品，随事即兴，又写了长长短短各式各样的散文十来篇。

全部文章，经整理，去掉了一部分，把留下的部分粗粗分门别类。一半是翻译，一半是创作。创作包括戏剧、小说和散文。散文又有杂忆杂写等随笔以及由专题研究、累积了心得体会的文论。文章既是“随遇而作”，分门别类编排较为方便。

不及格的作品，改不好的作品，全部删弃。文章扬人之恶，也删。因为可恶的行为固然应该“鸣鼓而攻”，但一经揭发，当事者反复掩饰，足证“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我待人还当谨守忠恕之道。被逼而写的文章，尽管句句都是大实话，也删。有“一得”可取，虽属小文，我也留下了。

我当初选读文科，是有志遍读中外好小说，悟得创作小说的艺术，并助我写出好小说。但我年近八十，才写出一部不够长的长篇小说；年过八十，毁去了已写成的二十章长篇小说，决意不写小说。因为我生也辰，不是可以创作小说的人。至于创作小说的艺术，虽然我读过的小说不算少，却未敢写出正式文章，只在学术论文里，谈到些零星的心得。我写的小说，除了第一篇清华作业，有两个人物是现成的，末一篇短篇小说里，也有一个人物是现成的，可对号入座，其余各篇的人物和故事，纯属虚构，不抄袭任何真人实事。锺书曾推许我写小说能无中生有。的确，我写的小说，各色人物都由我头脑里孕育出来，故事由人物自然构成。有几个短篇我曾再三改写。但我的全部小说，还在试笔学写阶段。自分此生休矣，只好自愧有志无成了。我只随笔写了好多篇文体各别的散文。承人民文学出版社几位资深编辑的厚爱，愿为我编辑文集，我衷心感谢，就遵照他们的嘱咐，写了这篇序文，并详细写了一份“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

二〇〇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短 篇 小 说

璐璐,不用愁!^{*}

天漆黑,风越刮越大,宿舍都有点震动。璐璐坐在灯下发愁,咬着一股打卷儿的鬓发,反复思忖,不知怎么好。随手扯了四方小纸,把心事写上,揉成团儿,两手捧着摇,心里默默祷告:四个纸团,包含两个问题;如神明——不管是洋教的上帝或土教的菩萨——有灵,该一个问题拈着一个解答。璐璐把纸团撒在桌上,恭恭敬敬,拈了两个。打开看,第一个是“答应汤宓”。璐璐嘴角往上一掀,漾出一丝微笑。再打开第二个,却是“不答应汤宓”。神明也决定不了?还是没明白璐璐的意思?璐璐咬着嘴唇,再把纸团摇乱,重新默默祝告一遍,再拈两个。这回是“汤宓明天来”,“汤宓明天不来”。璐璐可不耐烦了,一顿把纸团扯碎,伏在桌上赌气。听听风,那么大,天更冷了,汤宓明天还冒着风出城来看她?昨天电话里,不该那样决绝。

忽然门上重重敲了两下,把璐璐吓了一跳。伺候女学生的

* 这是我一九三四年秋第一次试作的短篇小说。当时我在清华大学研究院外文系肄业,选修了中文系朱自清先生的“散文习作”。一九三五年夏,我把这个短篇(原题是《璐璐,不用愁!》)作为“习作”交卷。承朱先生鼓励后学,为我投入《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后由林徽因先生选入《大公报丛刊小说选》(题目改为《璐璐》,署的是我的学名)。那时我在国外,萧乾同志寄了书来,我才知道。一九四九年我回清华任教,朱先生已去世;我首次遇见林徽因先生,还承她提及这篇东西。

林妈莽撞地推门进来说：

“张小姐，王先生找。”

可是璐璐已洗过脸，涂了满面润肤油，眉都抹掉了；况且心上也不耐烦。

林妈赔笑说：“张小姐，请您下去吧，王先生一脸都是血呢。”

璐璐听说了吃一大惊，赶忙擦脸画眉，慌慌张张走到楼梯边，才发现自己还穿着拖鞋，又急忙回屋里换鞋。

小王摔跤了。天黑、风大，郊外道路不平，洋车翻身，小王磕掉了两个门牙，颊上磕破三处，满脸泥和血，嘴唇又紫又肿。璐璐慌了手脚没办法。还是小王自己勉强打电话找了留校当助教的老朋友来，送他上校医院。璐璐陪去乱了好一阵，闷闷回宿舍。

小王在离北京不远的地区工作，只为急切赶来看璐璐，摔了那么一大跤。他那位朋友看着他点头叹气。璐璐怎么不觉得，这分明是可怜小王受了她玩弄。璐璐本来也可怜小王，就为这一声叹息，心头愤愤，有点恨小王。谁请他来了？谁请他来了？可是璐璐到底又心软，小王像小孩子似的心实。璐璐好像也喜欢他，只嫌他略矮些；自己是个长条儿，跟他走在一起，娘带儿子似的，人家笑。

璐璐觉得自己好像更喜欢汤宓。他不知怎么的叫人撇不下。可是家里嫌他穷。母亲说学化学的一辈子不能做官。小王是学政治的，他父亲现是个大官，家里又有钱，小王脾气又好。据算命的说，璐璐和她母亲一样，都是官太太的命。璐璐自己也想，如果嫁汤宓，就好比和命运作对，不行。况且璐璐还想出洋呢。等美国的免费学额到手（璐璐正等着回音），路费和零用钱

是父亲早答应了的。出了洋，谁还说得上——！

璐璐和小王差点儿订婚。小王曾不远千里到璐璐家去见过她父亲；她父亲看了还中意，只嫌他不够气概。她母亲说不要紧，将来到三四十岁，留上胡子就神气了。璐璐喜欢他有趣，和他一起玩，不会厌倦。他们是大学同学，小王比她高两班；两人原是溜冰场上玩熟的。小王毕业那年，他们一起玩了一暑假，照了好些像。小王在照片背面，细细密密记了许多不告诉第三人的回忆。璐璐觉得小王真心；他矮，璐璐也忘了。可是一开学，汤宓又来找璐璐。不知怎么的，汤宓就叫人撇不下。小王又待她这么好。真是愁死了璐璐。怎么办呢？留心把他们分开：这个周末跟汤宓玩，下个周末跟小王玩，他们还尽吃醋。这个周末该小王来，可是璐璐心上有事，正等着汤宓。

因为上礼拜她跟汤宓吵架了。也不是吵架——汤宓又向璐璐求婚，璐璐还是回答“不知道”——璐璐真是不知道自己愿意不愿意。汤宓说璐璐耍他，问了两年总说“不知道”；不爱他，就别理他，大家撒开手。璐璐哭了。她说：“又没请你来！”汤宓静静地等璐璐哭完，客客气气告辞一声，就走了。汤宓总是这样的，叫人又恨他，又怕他。过几天，他又连连打电话说要来——汤宓从不肯请罪。璐璐赌气，说有事，不要他来。不过——如果骂他、不要他来，他还来，不显得他更痴心吗？所以璐璐在等。

第二天风更大了。璐璐没精打采，胭脂也懒得擦，胡乱抹些粉，也不穿高跟鞋，随便穿双青缎面薄底绣花鞋，懒洋洋地下楼去弹琴。不想才下半楼，就看见汤宓高大的背影；他正和林妈说话。他来了，璐璐倒又不高兴见他，扭转身想上楼。林妈却嚷道：“可不是张小姐下来了！”接着汤宓也回过身来。璐璐想起前

星期的事不免又生气，把她那双善于瞪人的大眼瞪了汤宓两眼，无限委屈似的一步步挨下楼来。

汤宓冷冷地说：“有事吧？”

璐璐不理。两人默然进了会客室。璐璐坐下看着地毯，汤宓坐在旁边看着璐璐的侧面，大家不说话。窗外呼呼的大风，震得窗户格棱格棱地响。璐璐心想，小王为她摔掉了牙，满脸紫肿，见不得人，她却陪着汤宓玩，心里七上八下地不安。面对着这一个，却觉得对不住那一个。心上一乱，胃里又隐隐作痛。璐璐委屈地想：“你说我要你，你知道我为你们添了多少烦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说胃气痛，你还笑，说我是孩子，哪来这大人的病——”汤宓的脚尖在地毯上轻轻打着拍子。璐璐回过脸，汤宓的目光正锋利地射着她。璐璐最爱他的眼睛，会说话；也最怕他的眼睛，能放出冷刺来直刺到她心上。因此她避开他的目光，垂下眼皮弄手绢儿。汤宓偏会赌气，尽看她，尽不说话。璐璐更怕他不说话。她不肯照例问“看我什么”，心上乱乱的，好像有许多蚂蚁在爬。

又是林妈推门进来：“张小姐，王先生电话。”

璐璐站起身。汤宓是醋罐子，也站了起来。

“对不起，打搅了。”他拿起帽子，躬躬身，一阵风走了。

璐璐满肚子气，手抖抖地拿起听筒。对方却是女人声音，是小王的表妹，怒冲冲地通知璐璐“小王在发烧”，又气急声促地问：

“小王摔得那么厉害，怎么回事儿？”

“怎么回事儿！我知道吗？”璐璐大怒，砰一下按上听筒，愤愤回房，躺着生气。

汤宓竟一去不回。有这种没道理的人！巴巴地冒着大风出城来，一句话不说又走了。这一走，一辈子也别再来！——只怕真的不来了。璐璐越想越气恼，又怨汤宓无情，又愁他真的从此不理她。她想起小王这位表妹，恨得牙痒痒地。暑假造谣说她跟小王订婚了，说她图小王有钱，大概就是她——一定是她！这会子又要她从城里赶来，管闲事讨好。

不到五分钟，林妈又跑来送个便条儿，小王在医院写的，请璐璐去瞧瞧他。璐璐只怕那位表妹还没走，又盼着汤宓回来，可是不理小王吧，又说不过去。她起来拢拢头发，失魂落魄地到医院去。

那表妹已经走了。小王靠在软枕上，拉璐璐在床头矮凳上坐下，捉住她的手，喃喃诉苦。璐璐看他没了门牙的嘴，紫肿的唇，颊上贴了纱布橡皮膏，一张脸着实可笑。小王数落着抽抽噎噎地哭起来，简直像孩子，怪可怜的。可是璐璐又忍不住要笑，又怕给人撞见，怪不好意思的。看着他哭，觉得自己心太硬，眼睛里挤不出半滴水，只好干抱歉。好容易小王不哭了，璐璐忙给他倒了一杯白水。小王接了杯子，感激地望着璐璐笑。两人很快乐地消磨了一个上午。

回来问问林妈，汤宓竟没有再来；等他电话，也没有。一天，两天，毫无音信。一个铅坨子压在璐璐心上，挪移不开。小王走，她也没送。第三天，汤宓寄来了双挂号的小包。璐璐脸色一变，拿了包飞跑上楼，锁上房门。完了！一切完了！汤宓把她的信全部退还了。拆开看，果然。英文信、中文信总共一二十封。璐璐不爱写信；写，也只寥寥几语。她看看包里只是自己的旧信，心直往下沉，身子疲软，伏在枕上，呜呜咽咽哭起来。许多亲

密的往事又兜上心来。汤宓粗暴得可爱；奇怪的是他又能体贴入微。她去年病后回家，汤宓为她整理的小皮包，药棉、纱布、药水、药片……样样俱全。完了，现在都完了，剩下的只是一个空空洞洞的心。大颗眼泪源源不断地滚出来，把枕头湿了碗大一块。她起来照照镜子，可怜，几天寝食不安，脸都黄瘦了。汤宓涮了她！不理她了！失恋……悲剧的主角……璐璐对着镜子又悲泣起来。她带着满面泪痕翻看自己寄出的金边洋信纸，看见写的称呼，又忍不住滚下泪来。狠心狠心的汤宓！璐璐由怨而恨，拿出他的小照，剪个粉碎；可是两张大的却舍不得剪，叹了一口气，塞在抽屉底里。可怜璐璐，伤心得饭也不想吃。

下一天是星期日。璐璐清早就起来，洗了脸，对着镜子，擦了两层粉，仔细匀上胭脂，画好眉，涂上口红，换一件深红色的衬绒袍，进城去看表姐。表姐和汤宓是同学，汤宓和璐璐认识就是表姐介绍的。

璐璐到了表姐那儿，表姐照例打电话找汤宓。汤宓冷冷地回说有事。璐璐嗔怪表姐打了电话。表姐盘问璐璐怎么回事，璐璐就瞪着大眼生气。表姐再打电话给汤宓，那边回说他有事出去了。表姐没办法，回房和璐璐对坐着，闷闷地嗑人家送给表姐的苏州薄荷瓜子。

一会儿，老妈子上来通知，汤宓在会客室等着她们。表姐笑着把璐璐拉下楼，推进会客室；自己不进去，站在门口，听见璐璐抖声说：“我不懂，你算什么意思？”接着汤宓过来轻轻关上门。表姐就回房，写自己的情书去。

好久好久，璐璐轻快的脚步上楼，小鸟儿似的飞进房来，两颊添了红晕，嘴角抖着余笑。问她话，支支吾吾不肯说，躺上床

去装睡。半晌，璐璐坐起来，告诉表姐明天要回家。

“回南？”

璐璐点头。表姐对她看了好久，疑疑惑惑地说：“反正也弄不明白你们的事——几时回来？要请我们吃蜜糕了吧？”

璐璐嘴角往上一掀，满脸笑。停一会儿，很正经地说：“家里要是通不过，我不出来了。”

表姐说：“别装蒜了！姑夫什么不依你！姑妈不赞成，也不过嘴里说说。你一定要，他们又怎么样！况且他们又没见过你的心上人儿；见一面，准会中意！不过，哼！璐璐，你的洋可出不成了！”

璐璐认真了，睁大了眼睛。表姐说：“少瞪眼吧！将来出了洋，把那群留学生都瞪糊涂了，把你当奶油点心吞下肚去！汤宓准不肯放你出洋！”璐璐心上快活，啐了一声，又掀起嘴角笑了。明天汤宓要送她上车，约定她到家就写信给他。

晚上八点，璐璐回宿舍，林妈说王先生来了几趟，留下两包东西送她。一包是一盒糖，另一包是一大块百果糕。璐璐想明天回家，这块糕还是送人吃了吧，就叫林妈搁在厨房里，蒸了请王小姐、李小姐吃，她明天要回家呢。正说着，林妈向她身后努嘴，回头一看，原来是小王站在背后摆手，一脸的笑。

“璐璐你好！约定了今天吃饭的，怎么躲了？”小王嘴已不肿，只是牙没镶好，说话有点漏风。

真的！怎么忘了？璐璐不好意思，瞪瞪眼说：“谁答应你了？人家有事。”说着话，两人已进了会客室。

“研究 $C_6H_{12}O_2$ 去了？”小王上下打量着她，话里酸酸的。

璐璐瞪了他一眼：“我看表姐。”